

蒙与芳

王崔瑞

蒙

芳

与

瑞

王

崔

王安 著

陈幼民 绘



醉我丛书

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

王蒙与崔瑞芳

王 安 著
陈幼民 绘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0012242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蒙与崔瑞芳/王安文、陈幼民绘.-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
1997.12

(醉我丛书/艾若主编)

ISBN 7-80088-978-5

I. 王… II. 王… III. ①王蒙-生平事迹②崔瑞芳-生平事迹
N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5401 号

王蒙与崔瑞芳

王安文

陈幼民 绘

责任编辑 张承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

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3.5 字数:50 千字

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00 册 定价:10.00 元

ISBN7-80088-978-5/Z·137

一不吸烟、二不喝酒，三不搞什么花花事的王蒙酷爱游泳。他游得太卖力气了，有时自己都觉得是在冒傻气。崔瑞芳说：“你游起泳来有点像阿甘。”阿甘，是一部美国电影里一个弱智而又走运的人。王蒙很满意这个诨名，这使他很快活。携手壮游人生45载的这对幸福的人儿，他们非常满足，因为自己的经历；他们仍在遨游，追寻自己的梦。

他们俩人相识在1951年的夏天。那时王蒙是北京城三区团区委的干部，崔瑞芳是北京女二中的学生。团区委成立了一个暑期生活指导委员会，借了河北省立北京师范大学的房子办公。7月的一天中午，他们在一间坐西朝东的教室里，召集各校学生干部开会。崔瑞芳也是一个1948年参加革命，1949年入党的热血青年，在这一点上与王蒙毫无二致。

崔瑞芳一进去王蒙便对她说：“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？”
“是吗？不会吧，我从来没到这里开过会。”

话虽然这样说，她心里却一直在琢磨：“到底在哪儿见过呢？”
不管见过没见过，她看王蒙也不生分，这大概就是缘分吧！



此时，崔瑞芳无心理会会上研究的学生暑期活动的事了，悄悄打量起他来。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白衬衫，小领口，式样太旧，又不合体。他的个子不高，一张瘦瘦长长的脸，在高的鼻梁上架起一副镜片小而圆的眼镜。一边说话，眼镜不停地往下滑，他不停地往上托。他很忙活，由于天热，汗水模糊了镜片，他边擦眼镜边记录。在很庄重、严肃的面孔下，不时还要向崔瑞芳望一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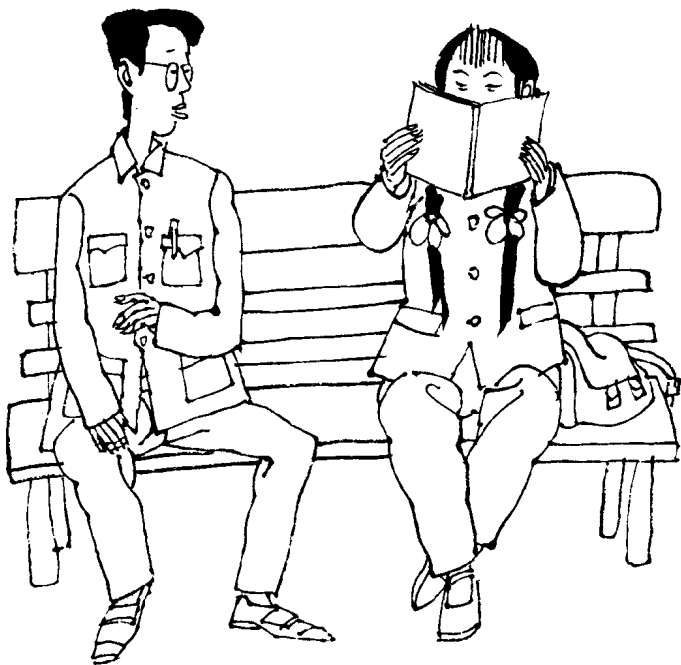
他那句“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？”还真起了作用，以致成为他们后来交谈的一个话题。他说，似乎是在那年的春天，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（记的还挺具体），看到了迎面而来的女学生崔瑞芳（当然那时他不知道这个名字）。一席话把崔说得恍恍惚惚，因为春天的时候她确实游过北海公园，然而那时他并不认识自己呀，是从哪儿来的见面的印象呢？

开完这次会不久，王蒙开始追求崔瑞芳，这一年他只有18岁。一天，他鬼鬼地问崔：“你猜我爱的第一人是谁？”崔一愣，说：“我哪里会知道。”心想你不过才18岁，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，好早恋啊！没容她再继续思索，王蒙说道：“那是周曼华，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，觉得她真美。我想将来我长大后，就娶像她这样的人。”两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“那年你多大呀？”

“12岁。”

这样一个性格开朗、诚挚热情的青年感染了崔瑞芳。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，没有保留。崔觉得王蒙虽然年少却大脑发达，爱读书，有见解，热情澎湃。



当年秋天的一天，他们远足去阜成门外郊游（当是今天的钓鱼台附近），一片荒野，有农家小院，护城河的流水比现在清澈多了。那天风和日丽，空气无比清新，他们找到了一小片绿色，席地坐在小草堆上，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，他们都快乐极了。王蒙背诵了许多古诗，使崔瑞芳更觉得他少年老成。后来他又唱了一首有点凄凉味道的歌——草儿啊青青，溪水长……听了令人感伤。

他们的初次约会，是在离女二中不远的北新桥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。崔瑞芳远远看见他手里托着两个梨，站在那里等她。她心里想为什么要带梨呢？“梨”与“离”谐音，初次见面就“离”多不合适呀！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王蒙已将手中的一个梨递上：“吃吧，这梨挺好吃的。”看他吃得那么快乐，崔瑞芳还能说什么呢？



还有幼稚和有趣的事呢。

有一天他们漫步在地安门西大街上，其实还有两站路就到了，崔瑞芳有点累，就提议说：“咱们坐电车吧！”王蒙不肯。电车进站了，他把她推上去，自己却不上。这时电车门关上了，她在车上着急，他



在车下笑。电车当当地向前行，只见他在马路上跟着电车跑。当时崔瑞芳又急又恼又心疼，何必呢？只为节约这5分钱吗？而失去的是俩人难能可贵的在一起的机会呀。

人们说，初恋是很难成功的。崔瑞芳与王蒙也曾有过断层，她那时不过是个中学生，情绪极不稳定，时好时坏，一会儿阴天，一会儿晴天。一度也终止过联系。

1954年崔瑞芳考入太原工学院离开了北京。

是什么使他们后来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一起了呢？

1956年崔瑞芳正在太原工学院读书。3月末的一天上午，课间时她来到了学校的前门庭院，忽然眼前一亮，黑板上赫然显出“王蒙”两个大字。她很奇怪，再往下看敢情是《火花》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《春节》的作者，误以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，因为小说第一人称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。第四节课后，她顾不上吃饭，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，在阅览架上

找到了1956年3月号的《文艺学习》，果然上面有署名王蒙的小说《春节》。她看着看着不知

怎地就沿着阅览架坐在了地上，激动得一颗心简直都快跳出来了。小说中的“我”不是正在呼唤着她吗？



崔瑞芳的感觉膨胀起来，异想天开，怎么想怎么觉得对。她无法控制自己，仿佛从睡梦中忽然惊醒了。天气那么晴朗，一切都变得那么亲切、美好、可爱。旧日的恋情悠然在心中荡漾。她果断地摆脱了一些纠缠和干扰，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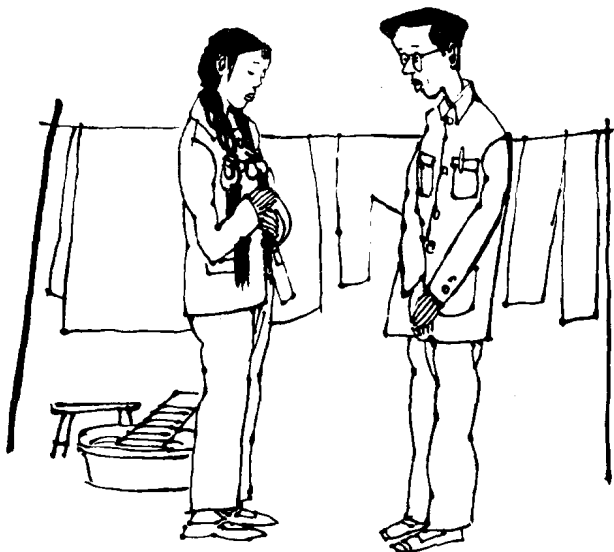
她想不管王蒙曾有过多大的委屈，看了这封信之后，也该如愿以偿了吧。

盼望！她急切地盼望着回音。出乎预料，没能如期。

王蒙当时拔了牙，很疼。后来他又镶了假牙，怎么戴也不合适。不过，这大概不足以造成他丧失写回信的能力。他的心情也许是很复杂的吧，各种原因只有他和她能知。貌似静止的时间啊，你是不是意味着新的跨越？

同年暑假，崔瑞芳回到北京。8月底在她即将离京返校的时候，王蒙来到她家，她很惊喜。王蒙怯生生一副很乖的样子，建议说：“我们出去散步吧。”瑞芳跟着他走，彼此拖着沉重的步伐，默默地信步徜徉。看他没有往日的轻松，大概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毕竟是王蒙的性格，过了片刻，他再次直率地向崔瑞芳表示求爱。他是那样的真挚，说他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崔瑞芳，他说在没有她的日子里，他的生活是那样的乏味、无趣，又进一步强调说是索然无味。

生活告诉瑞芳，她也同样不能失去王蒙，不能再看到他的痛苦。命运之神赐予这两个年轻人以厚爱，他们终于又走在一起了。



1956年夏天，他们终于恢复了往日的情谊。那时暑期已近尾声，崔瑞芳怀着欣慰与感慨的心情，匆匆地赶回太原。他们话别后不久，1956年9月9日，王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来太原看望自己的心上人。那天瑞芳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和她的同窗黎昌若温习功课。本来



这间寝室静悄悄的，忽听有上楼梯的脚步声，节奏很轻很慢。她正奇怪，因为她们的同学没有穿那种硬鞋底的，这是一位陌生人的来访，是谁呢？正在推测着，嘭嘭的敲门声响了，原来站在门前的就是王蒙。

“真没料到你这么快就来了？”

“我来了不好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”

崔瑞芳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，真想说一句“你真的了不起，够勇敢的”，话却羞于出口。

崔瑞芳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几位女同学见面，大家七嘴八舌地都说他好，一致认为王蒙是崔的最好人选，劝她要跟王蒙好，并一定要她遵命。那些同学就像是相女婿似的，又像是为崔瑞芳择偶的伯乐。那时的人际关系单纯而亲切。

她领王蒙参观了他们的新校园，又看了侯家巷的旧舍。王蒙不无遗憾地说他没上过大学，而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！



在校园里，他们照了许多相，摆好了姿势，面带微笑作幸福状。可惜没能留下这些珍贵的镜头。胶卷冲出来一看，上面一片空白，胶卷没挂上。那个相机是王蒙用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买的，苏联造，镜头不错，就是安装胶卷太麻烦。两人遗憾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走过的每一个地方以及照相时的姿态都深深地留在了他们心里。



王蒙对地方戏有兴趣，建议去看丁果仙的晋剧《棒打芦花》。散戏后没车了，只好步行七八里路赶回学校。秋风吹拂着他们的面颊和头发，撩人心弦。一路上



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，也许是由于心情好吧，不知不觉已走到移村的桥头，过了桥就到了。

在过桥时，王蒙说：“哦，不刮风了，风好像小一些了。”

瑞芳说：“哪里风小了，是桥的栏杆给挡住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王蒙已笑得前仰后翻，连话也说不清楚了：“桥栏杆还……还能把风挡住？”他的女友陷入窘境。崔瑞芳说她至今回想起来也弄不清当时怎么产生了那样的感觉，说出了那样的蠢话，以至在以后的日子里给王蒙留下一个话柄。每逢他觉得崔瑞芳说话或做事冒傻气时，就会说：“桥栏杆又把风给挡住了。”

柳巷、海子边公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在公园所处的小巷里有家小餐馆，他们一进去，就被热气腾腾的景象迷住了。

在那个年代，生意做成这样真

不容易。他们找了个座位点了山西名菜过油肉。只见一名个子不高方脸的男服务员，头戴小白帽，一手高举菜盘子，脚下生风满堂飞，口中还吆喝着：“来了——三鲜汤一碗……”同时眼睛又招呼着另一桌的顾客。那种工作热情，面带由衷的微笑，那种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精神真是令人难忘。

王蒙后来在他的一篇散文《鳞与爪》里描写过他们对于这个服务员的好印象。

